

某日,久违同仁渊明的一袭装束叫我惊愕:鹅黄色T恤搭一条牛仔裤,配一双杏白色耐克鞋,鼻梁一副金丝边眼镜,上嘴唇不知何时蓄了一络胡须,前襟吊一萨克斯铜管,头上独缺一顶巴拿马风情小帽,不然,妥妥一个“升级版”老克勒。

“兄弟,我自相萨克斯管啦!老扎劲的,依歌唱得好,有音乐底子,一道白相?”我不屑:“帮帮忙!仁兄五音不全,竟敢吹萨克斯?”“我请了好老师,趁早学嘛!”退休了,图个清静,我可不想惹“浑水”。

两年后,一条“抖音”跳入眼帘,但见渊明兄录音棚里潇洒挥管,一曲《今夜无眠》悠扬委婉,叫人眼馋心动。渊明兄怕是移植了音乐“干细胞”,萨克斯怎么跟原本音盲一枚的老兄发生了“化学反应”?是夜无眠,辗转反侧,一早,我与渊明兄视频通话,托他老师收徒。那头眉开眼笑:“想学萨克斯,包在我身上。”

傍晚,我就见到了沪上顶级萨克斯演奏家汤迎系沪,他特意为我买来簇新的中音萨克斯管子,教材、乐谱架、校音器、节拍器一应俱全。青年音乐家汤迎系沪

上流行音乐学会理事,嘴巴上下胡须密密匝匝,一支高音萨克斯管插在唇中,仿佛原野里盛开一朵喇叭花,美妙韵律就是它的馨香花气。

我不是来拗造型的,吹萨克斯是为自娱自乐。于是从早到晚,我捧牢一支萨克斯,就像当年握把冲锋枪,真叫人神情昂扬,吹得卖力又虔诚。八月,热火朝天,赤膊上阵,用足力气,直吹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汤老师言语温和,在一旁指点,吹萨克斯,拿捏气息最重要,勿要看别人台上拿腔作势,貌似精疲力竭,其实就像吹蜡烛,气沉丹田,缓缓吐气便好。啊,台上是装的?原以为吹萨克斯很吃力。

难的是识五线谱,学生时代学校只教简谱。一串“拿摩温(蝌蚪)”在五条线上游来游去,看得人七荤八素。汤老师说,五线谱有助于学指法,绕不过去,吹萨克斯必学。

一周后,萨克斯学员去昆山集训,汤老师的学徒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我抱紧萨克斯管,心一直在

风情萨克斯

戴 民

跳,别人的学龄少说三年,多则十几年,我连“滥竽”都算不上,纯粹一个插班生,硬着头皮是为了蹭热度、找感觉,老来学艺,需要激情、人气和榜样,贵在“厚颜无耻”,还好同学都热情厚道,有问必答,让我不再忐忑。

集训在一家厂房,老板是汤迎老师忠实粉丝,厂里簇拥着一群萨粉,据说贡献大的员工,老板年终会发萨克斯管,萨克斯情结可见一斑。晚上学员们汇报演出,各显其能,我尽饱耳福。渊明兄一曲《又见炊烟》仿佛送来十里春风;东道主一曲《蒙古人》苍莽低回,恍若置身茫茫草原。《月亮代表我的心》系汤老师压台演奏,音色清亮,激情四溢,众人啧啧叫好,仿佛在我为我打气——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实讲,吹萨克斯毕竟是一门艺术,迷恋其中,只要勤学苦练,余下的便交给时间。

时下,萨克斯风靡上海滩,不乏像我一样的年长闲人徜徉其间,一管在手,风情悠悠。依我之见,爱上萨克斯,至少欣喜有三。

首先,对我等来讲,吹萨克斯

利于“消肿”。在位时难免沾染“官气”,退下来一时半会儿难以调适,鲜同人交流,生怕旁人不给面子,当一回谦卑的学艺小学生,规规矩矩排排坐,如同替内心做减法,时光流逝,悠悠乐里重拾童心,充实且有趣,不亦乐乎?

其次,吹萨克斯益于健身。君不见,吹管乃吐故纳新,充足的有氧运动,有节律地呼吸,有助心律脉动,排出浊气、痰气,吐纳之间,好似替自己拔火罐,排泄体内湿气,直至上下贯通,岂不快哉?

最重要的是当然还是增添快乐。有资料显示,如今抑郁症是耳顺之辈的健康杀手,而吹萨克斯能活跃大脑,音乐艺术是超级思维,浸淫其间,足以保持头脑敏捷和肢体灵活。倘若清晨醒来,吹上一首,不啻同知心老友娓娓交谈,又如向心上人倾吐心声,喝茶聊天,把酒言欢,比不了。

那日,我向师兄渊明报喜,我能吹《上海滩》啦。“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一曲生豪情,如若余生比作夕阳,与萨克斯结缘,大有金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那天去装修一新的上海书城浏览,精神食粮满足了,肚子却有些空,于是特意绕道去了云南路上的几家老字号解馋。先去“鲜得来”,不过是下午4点半,未及晚饭时间,店堂里却是座无虚席。我兜兜转转找位子,最后跟人拼了桌才吃了一客排骨年糕。抹干净嘴后又去斜对面的“大壶春”,正好热气腾腾的一锅生煎揭盖,赶巧了。

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生煎馒头外加一碗咖喱牛肉汤或者面筋百叶双档都是上海人认定的绝配。这是美学观念的碰撞,还是情感气息的交汇?反正我觉得吃肉无须畅怀,这样品咂出的肉味才精细,才直抵心间。

早些年里即使想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也是奢望,但上海人照样有办法隔三差五吃到肉,虽不能吃到豪情满怀,唯其量少而精细,更觉味道鲜美,口齿留香。

我家有个惯例,来客人了,如果不留饭的话,我妈必定叫我拿只钢精锅去马路转角处的“新兴”点心店买3两生煎馒头。其中的1两4只允许我在店里先消化掉,另外2两待给人当点心。排队等候生煎出锅时,我喜欢看师傅把一只只饱满的小馒头在锅底排列整齐,然后绕着铁锅浇上一圈油,再泼一碗水,“滋啦”,一股香喷喷的热气冲击开来,无数个细小的油珠四处乱窜。

多年以后,我一位考出二级点心师的亲戚告诉我,好吃的生煎不在于拌的肉馅,关键在于肉皮熬烂后切碎,再与肉汤一起煮透,等到再次冷却切成细末与肉糜拌在一起。这样的生煎被溶化了的汗水包裹,咬破皮子后汤汁流动,又烫又鲜,口舌间无比享受。

因为喜欢吃生煎、小笼、馄饨和烧卖,我把它们归为上海的又一种“四大金刚”。管饱,够香,却又不张扬,加之价格的亲民,怎么可能不受大众的欢迎?如同上海人的精明与精致,得体而又含蓄,总在不经意中表现出来,好比一位位高情商的入受人待见。

物资匮乏的年代,家里包一次馄饨就算是盛宴了。荠菜肉馄饨的香味传了一代又一代。每当这时,小孩子们兴奋得如同过节似的窜进窜出,伸长脖子等着这幸福的一刻。

我去外婆家,只要看到平时挂在灶间里的竹匾拿来擦干净了,立刻明白今天有馄饨吃了。外婆家三代同堂,包一次馄饨起码要五六斤皮子。当然,等待是很抓心的,外婆总是先包二三只馄饨煮熟后试味,淡了加盐,咸了再剁点青菜放进去,她说荠菜中一定要掺点青菜吃口才滋润。好不容易等到馄饨漂上水面了,猴急的孩子们仍旧吃不到,家中若有高堂,先敬老,再送邻居。一条弄堂或者一幢楼里因为有邻居家吃馄饨,无疑激活了生气,人情味也因此浓化不开了。

瞧瞧,这顿“盛宴”里虽然有肉,但这点肉唱不了主角,而是和菜混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综合的口感令我回味无穷。现在回想起来,外婆配的汤也使一碗馄饨增色不少:那时很少有高汤,她就烧上一锅水,把猪油和酱油混在一起烧开,一锅清汤变成浓汤了,盛满馄饨后再撒上些鲜辣料,这样的搭配能不鲜掉眉毛吗?

如今,吃肉已是寻常事,但上海人延续的还是点到为止的吃肉习惯,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吃得精绝绝非吝惜与小器。“四大金刚”这张上海的名片把小吃的品位、精致和艺术剖析得淋漓尽致。上海人吃肉很精细,少而精,精而细,只有从多个侧面展示上海小吃的特色和仪式,才不至于徒有虚名。

第一次见到水火相容的奇景。地有裂隙,似泉眼,有水涌出。汨汨有声,以纸引火置水面,瞬间熊熊火焰在水上腾。火光灿烂跃动,久久不熄,因此名烈焰泉。老话说,水火不容,常指势不两立,如今水火都能相安无事,世间还有什么不能兼容、释怀之事。

孔子说,夏虫不可语冰,实在是认知局限了见识。“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也是见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好书,多行走,增长见识。

眼前泉水浑浊,只见泉涌,并不能见到底部,手伸入水中,微温,入嘴咸。旁边的地上泛着白色盐花,粒粒结晶,盐花胜雪。

此处为克拉2气田所在,地下有丰富的天然气,气从地底泄出,才有此奇观。地壳演变,构造变化,山移水退,形成了独特的雅丹地貌。周围岩石壁立,奇雄,粗犷,造型各个不同,山崖远天,巍然耸立,铅色的云团压下来,暮色近了。

往来克拉2气田多次,第一次见到了烈焰泉。遇上帕满湖也是首次。

从哈得采气管理区经沙雅县前往克拉2气田,途中有许多胡杨,胡杨黄了,绿树挂满金币,棵棵胡杨身披金甲,高大粗壮、凛凛有威,气度华贵。越往里走,胡杨越高大丰盛,人似在穿越黄金大道,胡杨又端庄又富贵,灿然生姿,戈壁大漠变得美艳、风情,沧桑褪去、风尘褪去。叶随风舞,飒飒有声,看得人心旌摇曳。这条路被当地人称之为胡杨仙境。

一湖秋水浩渺如烟。几疑是入了江南。湖上几株树,高低错落,纤细有致,闲闲地矗在水面,秋水含烟,远望无际。想起渔樵耕读,那日黄蓉受裘千仞铁砂掌之毒,垂危之际,得瑛姑指点,教郭靖觅她寻求大理国段皇爷救治。郭靖一路闯关,力挫隐居的大理国三大高手,连跃七处断崖,来到一道山梁前,却见一书生兀自坐在缺口处,挡住了去路,那书生摇头晃脑,口中朗朗有声。书生自诩诗书满腹,以猜谜、对联出题为难,均被黄蓉一一应答。见黄蓉机敏,书生不甘,挥手一指又出一联:“风摆棕桐,千手拂摇折叠扇。”当是时,山中七月山寒风冷,荷叶凋零,莲梗在风中摇曳,好似戴着逍遥巾,见此情景,黄蓉会心一笑,当即对道:“霜凋荷叶,独脚鬼戴逍遥巾。”此句一出,书生极赞,哈哈大笑,终引他们见到一灯大师。

时下,胡杨凋零,枯枝临波,有寒意也有了禅意。心中泛起秋意:“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远处几只天鹅,忽而扇动翅膀击打水,忽而凌空飞起。

路对面,一丛从红柳,风尘仆仆,沧桑萧瑟,“尘满霜髯雪鬓”,好似人生的另一番景象。帕满湖与红柳丛,两处隔路相望,不足五十米,风景迥然不同。人生短暂,处处有风景,风也好,雨也要,不过是四时点缀,不过是人生经历,且行且缓且独吟,风是景,雨是景,沧桑是景,萧瑟是景,唯有内心清净,才能看景是景,才能处处见风景。

董苗是温籍戏剧学家董每戡的哲嗣,他从长沙来探索,我们相约去泽雅金临轩美术馆观“潘鉴宗友朋事迹展”。董苗老师看到潘鉴宗创办“庙后小学”,免费让泽雅及周边山乡子弟入学的善举时说,其父与庙后小学也有交集。我问有无文字可证。他说,在庙后小学执教过的周希英曾给父亲写过信,里面提到去庙后小学的事。

此时,家母在一旁搭话,说我爷爷是地下党员,家里常有陌生人来,周希英就在我们家住过,从不迈出家门,抱着她只在屋里走来走去,后来在供销社工作。家母周成花是1946年生人。

因董每戡先生,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与事,在当下联结交错,看到了时间辽阔而微妙的形迹。这也是泽雅山水与董每戡先生结下的一种缘分。

夕阳余晖下,我们沿着山中水岸走。溪流从层层叠叠的山脉深处蜿蜒而

来,卵石滩上蔓延开来的红蓼,穗状的花序垂下来,沾着波光在风中摇曳。不由得想起董每戡先生的思乡文《红蓼花》,于是对董苗老

红蓼小记

大 朵

师说:“这就是董老先生文中的‘红蓼花’。”“啊?这就是红蓼花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他说。

红蓼,自古就是秋思之物。司空图有“河堤往人相送,一曲晴川隔蓼花”,薛昭蕴有“红蓼渡头秋正雨,印沙瓠迹自成行,整鬟飘袖野花香”,《红楼梦》里有“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这蓼红里的惆怅堪比秋风秋雨真是愁煞人。董每戡先生的《红蓼花》乡思绵密,文中写道:“倘在我们江南,一到秋高气爽,秋天,可说处处都有一丛丛的红蓼花开着,它是江南秋色中的三红之一,所

以我一见它便有似曾相识又有相互爱恋的感觉。”

董每戡先生是在四川三台看到一丛插在白瓷瓶中的红蓼花而起了思乡之情。此时,他已在外“飘荡流浪”十多年未归了。

在秋天的蓼花水岸,回忆一位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与戏剧研究家的人生经历,时间里的秋雨自然落了下来。

1925年,18岁的董华离开家乡去上海大学读书。1927年毕业后,受党组织指派回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但上级组织遭破坏,遭追捕逃入泽雅深山中的极乐寺躲藏,后改名为“每戡”,又逃到上海。在上海办过书店、刊物、文学社,两次流亡日本,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田汉、聂耳、张曙、郭沫若、胡也频等进步人士走着同样的路,也在这条路上经历着生死考验。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在长沙、武汉、衡山、桂林、成都、贵阳等地,开展抗战剧运工作。1943年,应邀去内迁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从抗战戏剧工作转入高等学校开始教书生涯,并将治学重心转为剧史研究,开创了“中国戏剧史研究体系”。

泽雅山水遇见了二十岁的董每戡。那时正值暮秋,极乐寺里这个逃难的年轻人,在深山的秋风秋雨中把“愁心”托付于诗词——“韶华休在辜负,还仗浇愁借酒,消磨羁旅。”“琴剑飘零

人未老,独听悲笛”“风飒飒,萧瑟怕凝眸!一杆疏钟人倚栏,半林残叶独吟秋,山外月如钩”,长短句中有孤独,有惆怅,有理想与现实搏击中的理想抉择。之后还是逃往上海,投入上海滩的时代风云中。

极乐寺在崎云山脚下,龙潭也从那里发源。此时我们站在龙潭的入江口,看着秋水从秋山中送来的片片秋叶,似那个叫董华的年轻人当年写下的诗篇,一恍惚,眼前的青山绿水间满

是那个青春的身影了。回家后,找到收录在《永远的南戏乡音——董每戡纪念文集》一书中周希英写给董每戡先生的那封信。时间在1974年6月21日,里面写道:“您到了山区的庙后潘介宾先生家来,而我恰在庙小教书,那时我是用舒心的别号的。您离开庙后而去时,写出数十种青年人必读的书名给我……我受您的思想教育影响,不安于教工生涯,翌年(一九二九年)跑到上海与林去病、张骏两烈士在哈同路国语模范学校里念书,当时由两烈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其年张骏曾引我到时代书店拜访您,您因事外出不值,从此我也不再了。”周希英在信中说到“解放后我一直任供销社系统服务会计”,也印证了家庭的回忆。

我把带回的那束红蓼花插在青瓷瓶里,那穗状的花序垂下来,在岁月的风里摇曳着,也搅动着时间里的某些人与事。

烈焰泉与帕满湖

胡 焱



边看边聊



渔翁(剪纸)

辛旭光

老家有两间空房,母亲租给了两家外地打工者。两家人是兄妹,都有两个小孩,最小的四五岁,我喜欢看他们吃饭的样子。

一到饭点,大人们张罗着饭菜,最大的孩子帮忙端菜盛饭。孩子们挨个坐上凳子,等到大人拿起筷子说吃饭,孩子们才拿起碗筷吃饭。他们不挑食,不争论,低着头安静地各吃各的。最小的孩子也吃得有模有样,嘴角上有饭粒,一旁的姐姐会帮他取下来吃掉。看着他们吃饭,我吃了一惊,现在吃饭这样讲规矩的太少了!

有一回,我坐在院子里给儿子喂饭,那个最小的孩子跑过来和我儿子玩。他两只手背在后面,一副

小大人的模样。我儿子把筷子掉地上,他帮着捡筷子;我儿子脸上有饭粒,他就帮忙指那里。之后又迅速把手放到背后,退后一步。看他时不时

规矩 季 兰

地瞄着我儿子手里的玩具,那个奥特曼的模型。我对儿子说,弟弟的玩具好好玩,给哥哥玩一会好不好。儿子大方地伸手就递了过去,小孩拿起玩具就到旁边玩去了。过了一会儿,我看到那孩子欢快地跑过来,把手一伸说:“阿姨,还给你,我玩好了,谢谢弟弟。”我愣了一下,我都已经把这事忘了。我摸着孩子的头,感觉这孩子真

是懂规矩。

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不懂规矩挨的打。那时,我们都喜欢把桌椅搬到街上吃饭。一次,我上看别人的菜架上不走,趁母亲和大人说话时,自己爬上凳子。母亲瞧见了,一个箭步把我拦腰抱起,在我屁股上揪了几下,然后伸出像大钳子一样的手,把我拎回了家。到家后把我放到她的膝盖上,板着脸说:“以后拿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征得我的同意!”我点点头。

之后,我再也没爬过人家的饭桌,人家给我吃东西,我要回头征得母亲同意。那段记忆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现在还常常回味。我想,小孩子吃一记苦头,学得一个规矩,值。

年轻人当年写下的诗篇,一恍惚,眼前的青山绿水间满是那个青春的身影了。

回家后,找到收录在《永远的南戏乡音——董每戡纪念文集》一书中周希英写给董每戡先生的那封信。时间在1974年6月21日,里面写道:“您到了山区的庙后潘介宾先生家来,而我恰在庙小教书,那时我是用舒心的别号的。您离开庙后而去时,写出数十种青年人必读的书名给我……我受您的思想教育影响,不安于教工生涯,翌年(一九二九年)跑到上海与林去病、张骏两烈士在哈同路国语模范学校里念书,当时由两烈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其年张骏曾引我到时代书店拜访您,您因事外出不值,从此我也不再了。”周希英在信中说到“解放后我一直任供销社系统服务会计”,也印证了家庭的回忆。

我把带回的那束红蓼花插在青瓷瓶里,那穗状的花序垂下来,在岁月的风里摇曳着,也搅动着时间里的某些人与事。

年轻人当年写下的诗篇,一恍惚,眼前的青山绿水间满是那个青春的身影了。

回家后,找到收录在《永远的南戏乡音——董每戡纪念文集》一书中周希英写给董每戡先生的那封信。时间在1974年6月21日,里面写道:“您到了山区的庙后潘介宾先生家来,而我恰在庙小教书,那时我是用舒心的别号的。您离开庙后而去时,写出数十种青年人必读的书名给我……我受您的思想教育影响,不安于教工生涯,翌年(一九二九年)跑到上海与林去病、张骏两烈士在哈同路国语模范学校里念书,当时由两烈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其年张骏曾引我到时代书店拜访您,您因事外出不值,从此我也不再了。”周希英在信中说到“解放后我一直任供销社系统服务会计”,也印证了家庭的回忆。

上海人吃肉

章慧敏



夜光杯